

苏东坡论

颜中其 著



苏东坡人生与艺术专论
时代文艺出版社

苏轼传神论美学

思想

苏轼论画

苏轼论诗人

苏轼论诗歌创作

苏轼论散文写作

苏轼论书法

苏轼与苏轼

苏东坡与酒世界

苏东坡与绘画艺术

关于苏小妹

司马光与苏轼

苏轼与宋神宗

苏轼的文学艺术

成就



学者颜中其先生 1999 年 4 月在河北省柏乡镇汉牡丹园



颜中其先生长子颜之江与学者朱靖华先生等在一起 (2000 年 8 月)



颜中其先生长子颜之江与苏轼祖居地画家毕俊耀, 美国西华盛顿大学汉语
言专家唐凯琳 (女) 教授, 画家《苏轼》作者程义伟先生等在一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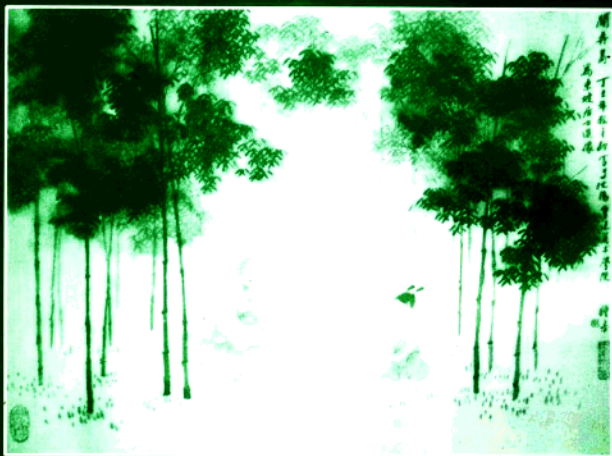
顏中其先生與夫人同長子顏之江、孫女及兒媳在一起（1996年）



顏之江與學者孔凡禮先生在一起



顏之江與學者劉尚榮先生在一起



东坡对弈图 李钟录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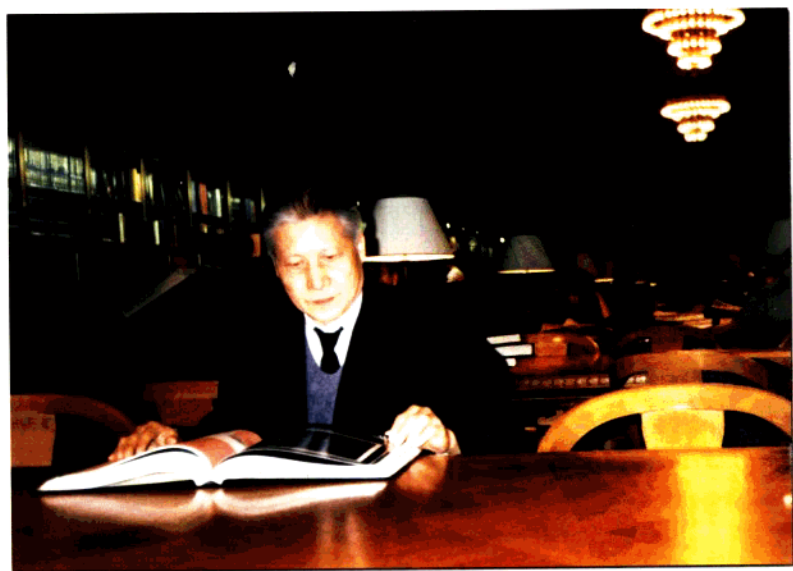
学者颜中其先生在河北栾城县开发文化旅游资源宣传研讨会上发言（1998年6月）



颜中其先生参观四川眉山三苏祠（1994年2月）



顏中其先生在日本京都历史博物馆（1993年8月5日）



顏中其先生在美国纽约市立图书馆（1993年10月）



颜中其先生访问海南儋县中和镇苏东坡遗迹时与当地黎族居民在一起（1984年12月）



颜中其先生 65 岁摄于宅中书房



颜中其先生在常州东坡书院成立大会上发言



顾中其先生在中国长春第二届苏颂学术研讨会开幕式上致辞(1991年8月)

顾中其先生在河北梁城县苏轼祖居纪念馆筹建座谈会上发言



顾中其先生在广西藤县苏轼学术研讨会上发言

序

朱靖华

说起来，颜中其兄是我的学长。从年龄上看，他长我两岁——他生于1926年，我生于1928年。在学业上，他也长我两岁；中其兄是1944年就读于上海华东联大教育学院，而我是1946年就读于山东大学中文系。在苏东坡研究上，中其兄始于60年代初，他以1962年在《光明日报·东风副刊》发表《关于苏小妹》为其起步标志，于1964年完成了十三万字传记著作《苏东坡》，并于1981年由黑龙江人民出版社出版；我虽然也是在60年代初开始研读苏东坡，但当时处于紧张的“四清”下乡工作，特别是在“文化大革命”那场浩劫的干扰中，无论在政策上、思想上、言论上都处处掣肘，使我无法正式发表研究苏东坡的学术论文。直到1976年打倒“四人帮”、政治上开始“拨乱反正”时，我才写出了为苏东坡平反昭雪的第一篇论文《论苏轼政治思想的发展——兼驳罗思鼎的谬论》（后发表在1978年第8期《历史研究》上），中其兄的《苏东坡》出版在1981年，而我的第一部研究苏东坡的学术著作《苏轼新论》，却出版在1983年（齐鲁书社），这又恰好早了我两年。如此等等，我称中其兄为学长，不是天经地义的吗？

其实，我称中其兄为“学长”，决不仅是因为他在年龄上、学业上、苏轼研究上、出版成果时间上都恰好早我两年，最根本的，还是由于

他的“天行健，君子自强不息”（《周易·乾》）的奋进精神、“登高以望远，操桨以泳深”（苏轼《送水丘秀才序》）的科研志趣和“不言春作苦，常恐负所怀”（陶渊明《丙辰岁八月中于下溪田舍获》）的苦心孤诣，都远远地超过了我。

首言之，中其兄的“博学之，审问之，慎思之，明辨之，笃行之”（《礼记·中庸》）的治学态度，即堪称我学习的榜样。中其兄在一次通信中曾对我说：“我于六十年代初期从事苏轼著作的学习和研究，可以说是边学习边研究。苏轼逼迫我学习《宋史》，我下了决心通读了李焘的《续资治通鉴长编》，并且做了详细的分类资料，这大大促进了我的研究。知人必须知世，知道了北宋这个社会特点，才有可能知道苏轼其人其事。苏轼所牵涉的是一部北宋的百科全书，苏轼研究使我大开眼界，得益无穷。应该说，是苏轼孕育了我的苏轼研究，是苏轼促成了我在学术道路上的一个个脚印。”这一席话，使我揣摩到中其兄的苏研著作为什么会显得那么博学多识和浑厚深邃。他正应了刘勰《文心雕龙·事类》所说的“将赡才力，力在博见”那句话的实质。

再者，中其兄的勤于耕耘和“夙兴夜寐，无一日之懈”的开拓精神，也令我感佩备至。早在五十年代，中其兄向文化界就提供了处女作《战国策故事选》（笔名艾陀）。他自《苏东坡》出版至今的十七年间，已连续出版了《苏东坡轶事汇编》（1984年）、《苏轼论文艺》（1986年）及这本《苏东坡论》等四部巨著，堪称是苏学研究界的多产作家之一。1986年，由于学界的需要，中其兄又转向了对北宋一代名相、科学家、文学家苏颂的研究，在短短十年间，他又陆续出版了《中国宋代科学家苏颂》（1986年出版，与管成学合编）、标点本《苏魏公文集》（中华书局1986年出版，与王同策、管成学等合作）、《苏颂与〈本草图经〉研究》（1992年出版，任主审）、《苏颂年谱》（1993年出版，与苏克福合撰）、《新编苏氏大族谱》（1994年出版），以及标点本《八旗通志》（1986年出版）、《包公传》（1986年出版）、《简明中国古籍辞典》（1987年出版）、《中国古代文学家传记注释》（1993年出版）、《中国皇室宫廷辞典》（1998年出版，与薛虹等主编）等十五部大著，以及论文

数十篇，洋洋六、七百万字之多。其数量之多，速度之快，使我愈感自愧不如。记得苏轼在其《思治论》中曾说过这样一句话：“事之行也有势，其成也有气”。中其兄殆是之哉！

中其兄的著作不仅在数量上超人，还在质量上发生过巨大影响，甚至扩展到国际影响了。中其兄的《苏东坡》，应是全国解放后第一部关于苏东坡的传记性作品。可贵的是，他当时依傍极少，甚至连林语堂的《苏东坡传》也尚未读到，完全出自一己之艰苦探索。这部书除了简要地向读者提供了苏东坡的一生和创作过程外，更对苏东坡做出了他敏锐而独到的评价：“苏东坡全部文学创作活动的事实，还雄辩地说明，他是我国自有屈原、司马迁、李白、杜甫以来最有才能、最有创造精神的作家之一，像苏东坡这样全面的天才，这样鲜明的创造精神，在我国文学史上是早有的，在世界文学史上也是早有的。”这些评价，在今天看我们都会欣然接受的，但中其兄在写这些评价文字时，正值“阶级斗争为纲”日益强化的历史时期，对待封建时代的苏东坡这样一位文人和官吏，他对之做出这样高度的评价，还需有一点勇气。不止于此，中其兄还高瞻远瞩地从文化视角对苏东坡做出了恰切而适宜的评价：“苏东坡的出现，标志了伟大的中华民族在十一世纪高度而全面的成熟。可以毫不夸张地说，苏东坡是我国十一世纪的一位文化巨人。”这相对我国于八十年代所兴起的“传统文化”讨论热潮来说，中其兄也是走在前头的。

中其兄新出版的这部《苏东坡论》巨著，更是包罗万象、博洽幽深、新见迭出，应是他过去全部苏研著作的总结。全书共分为六部分，可以说是各有千秋。其一是总论部分，其中有代表性文章《苏东坡——一位全面发展的文化巨人》和《苏轼的悲剧》。前者是更具体深入地阐发了《苏东坡》中所论及的文化视点；后者则对苏东坡的政治思想的复杂性及其悲剧命运做出了发人深思的论述：“温和的改革思想，决定了苏轼在各个不同时期的不同表现。即在某些关键时刻，他与激进的王安石分手，而不可避免地同顽固的司马光靠拢，蒙上了保守的色彩；也不可避免地同顽固的司马光分手，维护王安石的某些

新法,恢复了进步的倾向。这就给苏轼的政治生活带来了深刻的悲剧性。”

其二部分是论述苏轼与当时人们的关系,共收了《苏轼与宋神宗》、《苏轼与苏颂》、《苏轼与司马光》、《苏轼与文同》、《苏轼与王诜》、《苏轼与庞安常》、《苏东坡与酒世界》、《苏轼的健康状况》等八篇文章,显现出中其兄的“寻坠绪之茫茫,独旁搜而远绍”(韩愈《进学解》)治学方法。他通过苏轼与诸多人物的关系,立体化地阐发了苏轼的个性、人格、思想和诸种创造性艺术活动,启迪了读者从周围群体的关系和环境影响中去认识苏东坡、了解苏东坡,并把握其时代。

其三部分是对苏轼文艺创作和文艺理论的论述,其理论色彩很浓,应是本书的重点篇章。所收《苏东坡的文学艺术成就》、《苏轼论画》、《苏轼传神论美学思想的几个特点》、《苏东坡与绘画》、《〈东坡诗话〉介绍》、《苏东坡论诗人》、《苏轼论诗歌创作》、《苏轼论散文写作》、《苏轼论书法》、《“苏诗”和西湖》等论文,是以“琬琰(美玉)之玉在污泥之中,虽廉者(清廉的人)弗释(不忍舍弃)”(《淮南子·说山训》)的精神,将苏东坡创作和文论中的点滴精髓加以选择、集中、概括,提高到理论高度,使之系统化、完整化,颇为醒人耳目。说到这里,我要特别提到中其兄早于1985年出版的《苏东坡论文艺》一书,这部书专门对苏东坡的文艺理论作了全面而系统、深入的论析,给人以有益的启迪和美的陶冶,特别对当今的文艺创作实践具有一定指导意义。在该书中,中其兄曾精辟地提纲挈领地总结道:“如果再从文学艺术的创作实践和思想理论阐述方面所作出的贡献来看,苏轼是当时古文运动、诗歌运动、文人画运动所追求新事物、新看法,从而获得丰硕新成果的高度体现者。苏轼既是一位文学艺术创作实践的巨匠,又是一位思想理论的巨人,他更加雄辩地体现了北宋追求革新的时代精神。”这样高屋建瓴地理论概括,如果没有对苏东坡创作与文论的深入研究,是难以做出的。我认为,《苏东坡论》一书中所选的十篇探艺文章,正恰好体现了《苏轼论文艺》一书中种种精彩的论断,如果读者有兴趣,可以将两书参照阅读,相信会收益更深,收获更多。

其四部分是关于考证的文章。读者可以从中窥见中其兄的锲而不舍的科学求实精神，以及他的渊博学识和扎实的根底。

其五、六部分是有关书评、前言和学术往来的文章。其中多有学术研究心得，值得玩味。我还要特别指出的是，中其兄具有着一种“为他人做嫁衣”的优良品格。由于他长期做学报编辑工作，平时对学人都充满着热情奉献精神。譬如他在1984年出版的《苏东坡轶事汇编》一书，这虽是他著述《苏东坡》的副产品，但更有他良苦的用心。那时，“中国苏轼研究学会”于1980年刚刚成立，学子们开始积极、踊跃地投身到苏轼研究的热潮当中，但社会上尚缺乏一些检阅方便的史料和论据书籍做辅助，中其兄此书正是适应了学界这一客观需求而加速编撰出来的。功夫不负有心人，因而此书一出版，立即发生了巨大影响，一部30万字的巨著，一次就印刷了31,400册，受到了广大读者的欢迎。中其兄在该书《后记》中说道：“我非常希望通过《苏东坡轶事汇编》的出版，使苏东坡获得更多的知音，并且能够促进苏东坡研究工作的开展。”事实上，中其兄的这个愿望是达到了。从那后，苏东坡果然获得更加广大的知音，同时，也使中其兄自己在学界获得了众多的知音，助人为乐者，必然会得到相应的回报。诚如苏轼在《醉白堂记》中所说的：“古之君子，‘其处己（要求自己）也厚，其取名也廉’。是以实浮于名，而世诵其美不厌。”

我和中其兄相识，是在1980年于四川眉山举行的第一届苏轼学术研讨会上，至今已有19年之久。《荀子·劝学》说：“居必择乡，游必就士。”我和中其兄一见如故，同心而共济，互相切磋箴规，结为好友。在一次通信中，中其兄语重心长地对我说：“在学术生涯中，所贵的是志同道合的朋友之间的相互勉励、相互切磋。靖华兄、乃昌兄、唐玲玲兄经常给以鼓励，使我鞭策自己，希望步他们的后尘，在研究方面再做一些工作，再添砖加瓦、再做贡献。”这段话可以看到中其兄的谦虚态度，令人尊敬，可与本书的五、六部分内容相互参照、相互辉映。说到这里，我又想起了十年前的一件往事，那时正当八十年代出版界出现“鉴赏辞典”编纂“热”之时，我突然接到中其兄一封来信，他热情

洋溢地计划与我和乃昌、唐玲玲等诸兄共编一部《苏东坡鉴赏辞典》。他不仅寄来了整部书的设想和目录，甚至还把他分配给我的部分辞条中的个人文稿一并寄给了我。当时，我和乃昌、唐玲玲诸兄都深表赞同，并准备全力以赴。但由于出版社认为这个题目太过局限了而作罢论。对于此事，我至今尚深感遗憾而耿耿难忘。

总之，中其兄“一生心事在书题”。他对苏东坡的研究是那样的投入，那样的执著，对学人是那样的真诚，我愿永远把他当作自己的学长，跟随他前进。虽然，我们都已进入了“古稀”年龄，但是：人生易老事业无涯。杜甫《奉简高三十五使君》诗云：“行色秋将晚，交情老更亲。”

是为序。

1999年3月2日于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寓所

目 录

专 论

苏东坡——一位全面发展的文化巨人	1
苏轼的悲剧	10

人物关系研究

苏轼与宋神宗	27
苏颂与苏轼	44

司马光与苏轼	56
苏轼与文同	69
苏轼与王诜	86
苏轼与庞安常	97

生活研究

苏东坡与酒世界	111
苏轼的健康状况	130

文学艺术论述

《水浒传》与苏东坡	143
苏东坡的文学艺术成就	153
苏轼论画	167
苏轼传神论美学思想的几个特点	176
苏东坡与绘画	189

《东坡诗话》介绍	198
苏东坡论诗人	217
苏轼论诗歌创作	232
苏轼论散文写作	242
苏轼论书法	248
“苏诗”和西湖	256
关于苏轼《念奴娇·赤壁怀古》的主题	264
——与段国超同志商榷	

人物考证介绍

关于“苏小妹”	273
关于《唐语林》作者王诤	276
附治学书信往来	285
《关于〈唐语林〉作者王诤》附记	286
司马康为司马光兄亲子	293
苏轼名号别称笺注	301